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八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





一本作委吏。與為司職吏。畜蕃息。

孟子合。今從之。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楫。義與棧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

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

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

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

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子孟吾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

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

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

卒不行。有合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

中都宰。一年四不則之。遂為司



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

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

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

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真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李

皆此一時語而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

公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

史記云書社地十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

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

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

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

記。有祀宋損益剛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年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

之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

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

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

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

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

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

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

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

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

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

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

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論語集注卷之六  
六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



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子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論孟只剩讀着。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



言論語孟子法  
二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讀論語孟子法

畢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氏曰：學在己，不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

鮮，弟好皆去聲，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道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也。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

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則弟子之弟上聲。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



後為無  
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也。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



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

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與

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元。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矣。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豪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

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



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

斯之謂與。磬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磬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

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



然不切則礙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比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博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

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

不足言矣。

###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



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指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措，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



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子夏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

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於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婉容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以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



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 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

比必  
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

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揚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疆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



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

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入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頽問。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論語集注卷一  
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大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孝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反。



月 既音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  
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  
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  
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若易姓受命為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  
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  
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  
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  
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  
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  
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  
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  
雖百世之遠。所以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  
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  
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  
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  
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  
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  
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 論語卷之一

###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夫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

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能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揚氏曰禮始諸飲食故盂尊而挾飲為之簋簠籩豆壘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

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

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也。言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對反。胡。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

足故也。是則吾能徵之矣。



把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計禘反大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證也。又曰。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



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祀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意。之誠。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際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



結於君。不如何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寵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寵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遂而不迫。使王孫賈而不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

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

大音泰。鄒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哉。孔子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

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有強弱。不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反氣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曰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夫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

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埋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

知禮

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  
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  
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  
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  
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  
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  
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

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堯自治  
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  
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  
薨天下不復宗齊揚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  
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  
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  
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

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  
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

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不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章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去聲

樂音 洛知



約窮困也和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知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

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乎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具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

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



皆成德之事故  
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  
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  
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  
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  
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  
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  
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

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  
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  
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  
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  
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  
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  
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  
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  
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  
有過而後賢  
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

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

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而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



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

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



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

省也。

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一

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

數色  
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疏矣

解

程子曰：疏，猶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去。博友，不則當止。至於順，則言者，諫也。疏者，厭交，是以去。操而反，厚也。親而反，疏也。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